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(108年度)徵文比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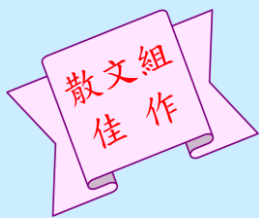
得獎人：**陳恩琦**

就讀系別：**職治系五年級**

得獎作品：**雨，不停**

得獎感言：

保持勇敢、保持善良



雨，不停

職治五陳恩琦

「你在這等多久了？」
「第五年了。」
「嗯，你覺得，雨會停嗎？」
「我都告訴自己它有一天一定會停。」
「那假如停了，你要去哪裡？」
「沒想過，先等雨停。」
「沒想過？我看你根本不相信雨會停。」

這場雨下得忘我，每一小滴雨水都瘋狂的渴望落地。我忽然很希望自己可以像這場下得全心全意的雨，不再停滯，前往某個目的。

他的時間是靜謐的，像他孫女給他在窗台種的那一小株植物，悄悄的蜷縮又緩緩的凋零。生命給了他難題，卻忘了告訴他答案，要他等，漫長而無盡的等。「什麼時候接我走？」他常常這樣問自己，問完卻又害怕起來，因為不曉得走了會到哪兒。「最差也就是現在這副模樣了吧？」他望著白淨的天花板試圖提振精神，一滴淚水滑落到枕套，他想起昨日深夜聽見女兒在客廳輕聲啜泣。也不是第一次聽見了，這抑鬱而無奈的淚水總在深夜掉落，聽得他心如刀割。隔天早上女兒就會帶著浮腫的雙眼出現在他床前，「媽，該醒了。」然後搖高床頭，抱他下床。好深的罪惡感，竟然讓失婚的女兒一邊忙工作，一邊服侍自己。還好孫女懂事，課業不用女兒操心。被罪惡感淹沒的時候，他就會想開口對女兒說些什麼，至少說聲謝謝或者對不起。此時口水就會自嘴角溢出，伴隨發音含糊、難解的語句。女兒就會嘆口氣，抽張衛生紙擦拭他的嘴角，「媽，我知道，不用說沒關係。」

於是他不說了，免得更加自我厭惡。這已經是第五年了，時光在這個小小的房間靜靜流逝。天花板、枕套與床欄杆組成

了這段日子的基底圖像，是白的，女兒和孫女是唯一的色彩。他常常想到天堂，不是潔白發光那種，在他想像中天堂應該是彩色的。在天堂裡，他相信他會長一對翅膀能飛得又高又遠，終於可以離開這窄小的電動床、監牢般的床欄杆、一成不變的天花板和味如嚼蠟的日子。然後他會悄悄飛入女兒的夢裡，對他說：「謝謝你，對不起，我愛你。」

牆面是由一格又一格的白色磁磚拼接而成，地面也是乾淨利落的白，醫師和護理師也是，白的。診間隱身在二樓某條小路轉彎處，他費了一番功夫才找到它。有個廢棄的水龍頭鑲嵌在牆面的磁磚間，他懷疑自己所踏進的這個亮白空間，到底是診間，還是浴室？一切都白到很不真實，連自己的存在都顯得不真實。但無論是診間還是浴室，他都覺得無所謂了。只要可以洗淨腦海中所有的疲憊與絕望，讓他得以好好入眠，不管哪裡他都願意去了。從診間出來後，他去批價，然後領了包藥。他仍然難以置信自己也是病人了，今天是過去五年來，他第一次不是為了母親而請假踏進醫院。雖然嚴格說來，他會生病也和母親有關。好像母親不是躺在病床上，而是壓在他的心上。

剛開始他是個待命的戰士，隨時上緊發條，醫院一通電話打來，他就會用最快速度跟剩下的工作搏鬥完，飛速趕到母親身邊。他一直以為自己在這場名為生命的戰爭中是個贏家，因為他每一次都順利達陣。後來母親狀況穩定了，回家了，他才發現他錯得離譜。他只是個戰爭中的俘虜，日復一日的付出勞力，但不能為自己而活。明明是個四肢健全、能自由活動的人，他卻覺得自己的自由被綁架了，他的心也沒有離開過那張病床。搖醒母親、換

紙尿布、梳理母親面容、鼻胃管灌食、上班、詢問照服員母親中午進食狀況、下班接女兒去補習、翻身與關節運動、幫母親洗澡.....他的每天生活就這樣消失了。然而每當他開始浮現「我累了，好想放棄」的念頭，他的內心就會充滿罪惡。他總告訴自己那不是別人，是他母親，是從他小時候就好疼好疼他的母親。雖然他也想過請看護或外傭，或者把母親送入機構。但他實在付不起，他只有孤身一人，必須要養活三個人。他總告訴自己再撐一下，有一天這些都會過去的。只是在那一天到來前，他卻發現自己空了，他開始失眠，在深夜流淚。

他不知為何母親今天比平常晚來接自己，眼角餘光瞄到副駕駛位上有包藥，但他不敢問。最近母親的話越來越少了，黑眼圈越來越深，人也越來越瘦。整個人聞起來盡是疲憊和絕望的氣息，不像五年前母親樂觀又積極的模樣。這五年內，他在母親身上看盡了生命的消磨。「沒關係我來就好，你去讀書。」對於照顧阿嬤，母親幾乎沒有讓他有半點插手幫忙的機會。因為阿嬤剛回來家裡住時，他曾經試著幫阿嬤翻身，結果不知怎麼翻的，讓阿嬤頭撞到欄杆腫了個包。從此，他在家裡就和照顧阿嬤無緣了。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母親好好一個人磨損到空了，看得他心都揪在一塊。昨天，他趁母親不在時溜到阿嬤床邊坐著，和阿嬤說說話。「阿嬤，對不起，我不能幫你什麼。」躺在床上的阿嬤眼神飄向窗台，嘴角蠕動。「對了，我都要忘了有種這株小植物，這個房間實在需要多一點色彩。」阿嬤似乎微微的點了頭。一段時間沒澆水，泥土有些乾裂，他走去廚房裝了一小杯水來澆。葉面因水的滋潤而舒展，小植物看似又活過來了，「哇，它看起來好很多，再度精神飽滿了。」「阿嬤，無論將

來如何我希望你跟媽媽都可以記得為自己的心澆水，好嗎？」

「可能吧，雨也許不會停了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要在這裡待到什麼時候？」

「我也沒有辦法，只能等吧！」

「不，再等下去，雨就真的再也不會停了。」

「但我身上就是沒有任何遮雨的物品。」

「可是你還有自己啊！」

下一秒，我用盡全力衝進這場大雨。雨可能不會停了，但我心裡面的雨得停，如此我才能，不停。